

豫东鹿邑,历史古城,文化名城。老子故里,道教祖庭,道家之源,李姓之根,文昌兴旺,地杰人灵。改革开放的今天,造化自然与淳风智慧和諧相处,古风遗韵与现代文明相得益彰,时代赐以机遇,改革使之恢弘。

夫吾乡邦,溯源溯长。华腹平原,铁蹄频仍,夏商有所焉;黄水滋滋,民灾涂炭,春秋置苦焉;圣哲诞地,谷丰民殷,魏有谷阳、文阳焉;曹侯封地,隋有武平焉;因鹿群集居,鸣以呦呦,而有鸣鹿焉;因道德之乡,道家之源,唐置卫真、真源焉;因道教祖庭,道教圣地,宋时又置仙源焉;因鸣鹿而得名鹿邑,元以降仍之无更焉;鹿邑九易其名,文古沉淀,索隐幽深焉。

若夫临高天而回顾,我鹿邑地处华夏之腹地,黄淮之沃野;北以陇海、连霍为屏,中贯 311,永登为市禁,东毗京九动脉为邻,西靠周商高速为湾。虽无山川之险峻,然则风物景致,韵味独居,古风古迹,俯拾不遑。昔者祸患二河,通衢秦淮,直衔华东漕运,水网密布,商贾塞途,帆影夕照,水潺禄之,俨然江南水乡。更有七台八景,一庵二宫,官因幽而灵显,台因诗而名传,水因秀而醉人,景因绝而奇艳。或问曰:“华夏名县累累,何矜矜于鹿,以王婆夸瓜于童蒙乎?”吾附告之曰:珠不光取,玉不斛裂,山不管窥,海不勺量,古县虽数,如老子天下第一者谁敢应之!如道教祖庭者,谁堪称之!如李姓之根者,谁可有之!如太清官、升仙台者,何处寻之!如鹿邑速度、鹿邑精神者,谁能赶之!此四海独鲜,罕有匹也。夫吾乡邦,文古厚丰,古迹神奇,天地散灵。历五千载,仰韶文化聚台犹存,逾三千秋,隐山大墓遗址惊人;听大风歌,虞姬墓乌骓马不前,停问礼处,孔圣过宋河西且歌“唯酒无量不及乱”;千年丹桂呈太极阴阳左旋右转,千年银杏立惠济之畔郁郁参天;太清宫道教祖庭浓荫蔽日幽幽冥冥, 明道宫道家

之源,卉木如濯,压辉争艳。太清宫明道宫官宫幽宫官索仙踪, 涡河水惠济水水水秀水水显灵迹。观赏遗迹如读史,穿越时空见恢弘。妇孺传唱曰:哑炮十三惊日夷,梓咸再三吐紫气;丹桂千年发新枝,日月同辉呈奇异。老子故里兮魂牵梦萦,神奇鹿邑兮中外驰名;长叹夸古今文化湛精,老子故里兮四海热诚;道家之源兮圣哲本宗,李姓之根兮天下颀奉;万物皆由本起兮万教皆仰祖庭。

家珍如数,气象如虹,春秋代序,物换日移。开放的鹿邑四面涌潮,八面兴风。新城区、游览区,既得鬼斧神工自然天成之妙,又透奇思巧慧

诗 中 闹 元 宵

元宵节,是过年的压轴大戏,重在一个“闹”。吃汤圆、赏花灯、舞狮龙、放焰火,喜庆热闹。古往今来,文人墨客吟诗作赋,给我们留下了一串串脍炙人口的元宵诗篇,如今品味起来,仍能感受到当时的火爆场面,趣味无穷。

展灯、观灯是元宵节最主要的民俗活动。有关元宵的诗词中自然不乏对这一活动的吟诵。郭利贞的《上元》诗写道:“九陌连灯影,千门度月华。倾城出宝骑,匝路转香车。”你看,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家家门外月华如昼,男女老少街上观灯,车水马龙好不热闹,可见当时观灯规模之大,甚为壮观。描写灯节盛况的诗词有很多,如唐代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唐代诗人张肖远的《观灯》:“十万人家火烛光,开门处处见红妆,歌钟喧夜更漏暗,罗绮满街尘土香。”此外,还有“千家春不夜,万里月连宵”“万家元夕宴,一路太平歌”“明月千门雪,银灯万树花”“月色灯光满帝城,香车宝辇溢通衢”等等,写的都是元宵之夜展灯、观灯的欢乐情景。

元宵节也是正月里的爱情节日,充满浓浓诗情和浪漫色彩。历代诗词中,就有不少诗篇借元宵节抒

发爱慕之情。北宋欧阳修词:“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抒写了对情人的思念之苦。在这盛大的节日里,最高兴的莫过于那些青年男女,他们有了挣脱封建礼教约束的短暂时刻。又如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风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看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既展现了元宵佳节的盛况,又描述了在闹市寻觅心上人并与之相逢的喜悦心情。

吃汤圆,是闹元宵的必备节目。南宋姜夔曾对此作过生动的描写:“元宵争看彩莲船,宝马香车拾坠钿。风雨夜深人散尽,孤灯犹唤卖汤圆。”“贵客钩帘看御街,市中珍品一时来。帘前花架无行路,不得金钱不肯回。”前写卖汤圆的小贩,后写汤圆的珍贵,别有一番情趣。宋代周必大在《元宵煮浮圆子》中写道:“今夕是何夕?团圆事事同。”元宵之夜吃汤圆,寓意甜甜蜜蜜,团团圆圆,事事如意。

年年岁岁,元宵节不知寄托了人们多少美好的祝愿和祈盼!

石磨汤圆

廖华玲

年近尾声,元宵压轴,汤圆飘香。

那一个个软糯香甜、晶莹剔透的汤圆,给我留下了许多难忘的元宵往事。

记得儿时,每逢元宵,母亲都会推石磨做汤圆。母亲先把糯米洗净,放在水桶里泡涨,然后按水、米适当的比例,一勺一勺地“喂”进磨眼。石磨得慢慢悠悠地推,磨出的米浆晒出的粉子才细腻滑润。推汤圆粉是很磨人脾性的,少年怎知推磨的滋味,只觉得新奇好玩。我帮着母亲推磨,手臂不停地做机械运动,推着推着,那隆隆作响的低沉石磨声便让人昏昏欲睡。稍一急躁,石磨缝里便流淌出了粗糙的米浆。母亲赶忙用勺子将它重新喂进磨眼,一边接过去缓缓地推着,一边念诵着:“勤唯懒磨……”

磨好的糯米浆用布口袋装起来,捆好,吊在屋梁的挂钩上,这就叫吊浆汤圆粉。滤掉一些水分后,汤圆粉就可以和成团状。母亲包上些红糖、豆沙、芝麻,在手心里搓成圆团放进锅里煮。白白胖胖的汤圆一入沸水就高兴得欢天喜地,尽情地嬉戏玩耍,浮浮沉沉,煞是惹人喜爱。

母亲拿着一个木质的长柄勺,不紧不慢地拨动着汤圆,锅中袅袅

之源,卉木如濯,压辉争艳。太清宫明道宫官宫幽宫官索仙踪, 涡河水惠济水水水秀水水显灵迹。观赏遗迹如读史,穿越时空见恢弘。妇孺传唱曰:哑炮十三惊日夷,梓咸再三吐紫气;丹桂千年发新枝,日月同辉呈奇异。老子故里兮魂牵梦萦,神奇鹿邑兮中外驰名;长叹夸古今文化湛精,老子故里兮四海热诚;道家之源兮圣哲本宗,李姓之根兮天下颀奉;万物皆由本起兮万教皆仰祖庭。

家珍如数,气象如虹,春秋代序,物换日移。开放的鹿邑四面涌潮,八面兴风。新城区、游览区,既得鬼斧神工自然天成之妙,又透奇思巧慧

鹿邑赋

赵学信

人工玉琢之精。大道路街织蛛网五十四条,天地成数探古今三千余年,紫气大道东西穿十里俨然棋盘卧长龙,真源大道南北贯涡河宛如天路仰北极。幅幅花园绿地,幢幢琼楼玉宇;广场风华绰约,街面瑰姿艳逸。 春节使四海之坛垂兮海内存知己,五洲宾朋缘聚今天涯若比邻。游人曰:画境难及;骚客曰:诗赋必踪;庶民曰:同心创出鹿邑速度;政要曰:和谐显现鹿邑精神。

夫吾乡邦,旅游圣境。为有老子诞瀚乡,历代五侯朝太清;去年旅游四星级,今年国家旅游城;古称象群鸣鹿鹿野沃田宜居地,今日鲛商巨贾相聚并起创业城;文化强县享盛誉,旅游圣地开新风。若夫揽圣,明道宫、宏道苑、玄元殿、清风亭、知会亭、升仙台、众妙之门,道家之源气势

悠悠然然地做着痴梦于你的吃语中村里寡言的鰥夫时常拽着你发恨地摇荡年轻时 他曾错过了花开堪折的日子企望你能否再度丁当唤回他珍藏的春梦打发余下的日子

风霜锈蚀着年轮也改变着你的容颜黧黑的躯壳里埋藏不住你迸发的渴望但你分明在心中默默地祈祷无须多少人记住你的存在却无法转移你对农事的关注和对炊烟不绝如缕的眷恋你

就这样孤独地品味着春夏秋冬在你漫长的寂寞和等待中不时有抒情的风为你浅唱低吟有写意的雨即兴为你信笔涂鸦也有歇息的鸟儿站在你肩头拉下你的憎恶和烦恼无知的孩童还会逗你一逗扯出你嘶哑的笑声你却超然而固执地守望那飘逸在记忆深处的经年

你晃走连自己都数不清的凄风冷雨 月缺月圆

母亲

牛腾冉

您把岁月画在眼前再用思念添几缕白发时间静静雕刻您憔悴的手记录着逝去的年华原来我的长大是您以苍老为代价

临行前您轻轻地说

升腾起的蒸气裹挟着缕缕诱人食欲的清香,撩拨得我直咽口水。煮熟后,盛到碗里,大小均匀的汤圆漂浮在清澈的汤面上,圆如珠,白如玉,那种诱惑真是无法形容!迫不及待地咬上一个,烫得我咽不得,吐不得,哭不得,笑不得,而糯米的黏劲更为这滚烫推波助澜。我只好用嘴呼呼地吹,等到汤圆稍微凉一点,便用筷子轻轻一夹,圆圆的汤圆便一分为二,中间的馅悄然流出,飘逸着一股浓浓的香味。夹半个汤圆放进嘴里轻轻一咬,顿时满嘴流香,那软绵绵、滑溜溜的口感,香喷喷、甜丝丝的味道让我笑眯了眼。我高兴得边吃边唱:“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要吃汤圆快去买呀,吃了汤圆好团圆呀……”惹得母亲笑弯了腰。

如今,超市里有各种口味的速冻汤圆,也有袋装汤圆粉,做起来都十分方便。平日常吃,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细细思量,是那种推石磨做汤圆,全家齐动手,亲情融融的元宵氛围。

为此,年年元宵节,我们总要回家,和母亲一起推石磨、做汤圆。那香甜在口、温暖于心的汤圆,饱含着浓浓的亲情。母亲的汤圆,母爱的滋味,嘴知道,心知道。

恢弘,太清宫、道祖苑、太极殿、三清殿、翰林苑、圣母殿、老子故居、道教祖庭玄幽索灵。至若初一、十五老子庙会,千头攒动,万人云集。马龙车水渐繁华以盛火,花海人潮献异彩而含宏;信香缭绕仙台紫气下青牛,游客徜徉雅士俊才飘欲仙。县城画里看,河岸琴中听,若夫情闲趣逸,携友漫步,鹿辛鹿叶文化境游二十里,涡南涡北惠民公园波水碧。滨河境内,情线画廊,花林相依,天水一色;微风吹拂,万树渲染;雕栏砌玉,草墙铺绿;樟树亲水,影随光移;金鳞玉屑,丰姿绰约;水声人语,惬意肺腑。尝有老人悠闲漫步,孩童嬉戏玩闹;情侣依偎耳语,令人流连忘返。置身其中,宛若仙境中人。谁说老子故里平原无景,道教祖庭常年常聚五湖四海高朋,或探古、或寻根、或品味风情;或拜祖、或祈福、或探揽仙圣;心旷神怡,所获必丰。而或夜宿古城,暮色初临,十里长街醉夜色,华灯初放,银海光芒耀天际;繁星羞窥掩光环,真源珠玉缀星汉;柳林舞晴月,喜歌潮花海;上下远近,霓虹缤纷;东西南北,祥云抒情。迎君店里迎君榻,迎君丽人抱琵琶。身在吕城如诗如画,如梦如幻,处处彰天地英华所钟毓,时时显紫气灵秀之趣情。或曰:居鹿邑者爱之弥深,游鹿邑者念之殷殷,不到鹿邑者倘往之切囑。

悠悠哉涡河,昊昊乎仙台;煌煌哉明道,巍巍乎太清;老子天下第一,鹿邑道教祖庭;普天之下无二人,四海之内无并行。数不尽朴风遗古,道不完兴替云烟;探不透玄机文化,赋不尽惠民大观。乱曰:古城风采兮灵脉交贯,名城风韵兮浩气擎天;文城风度兮倜傥儒雅,快城风貌兮福祉泰安;诗吟情侣兮月窃听而怀笑,韵惹嫦娥兮心萌动而欲凡;快哉快哉兮我有缘居鹿邑足慰平生,噫呼兮,路漫漫河翰翰兮真源精英立潮头又挂云帆!

悠悠然然地做着痴梦于你的吃语中村里寡言的鰥夫时常拽着你发恨地摇荡年轻时 他曾错过了花开堪折的日子企望你能否再度丁当唤回他珍藏的春梦打发余下的日子

风霜锈蚀着年轮也改变着你的容颜黧黑的躯壳里埋藏不住你迸发的渴望但你分明在心中默默地祈祷无须多少人记住你的存在却无法转移你对农事的关注和对炊烟不绝如缕的眷恋你

就这样孤独地品味着春夏秋冬在你漫长的寂寞和等待中不时有抒情的风为你浅唱低吟有写意的雨即兴为你信笔涂鸦也有歇息的鸟儿站在你肩头拉下你的憎恶和烦恼无知的孩童还会逗你一逗扯出你嘶哑的笑声你却超然而固执地守望那飘逸在记忆深处的经年

你晃走连自己都数不清的凄风冷雨 月缺月圆

母亲

牛腾冉

您把岁月画在眼前再用思念添几缕白发时间静静雕刻您憔悴的手记录着逝去的年华原来我的长大是您以苍老为代价

临行前您轻轻地说

升腾起的蒸气裹挟着缕缕诱人食欲的清香,撩拨得我直咽口水。煮熟后,盛到碗里,大小均匀的汤圆漂浮在清澈的汤面上,圆如珠,白如玉,那种诱惑真是无法形容!迫不及待地咬上一个,烫得我咽不得,吐不得,哭不得,笑不得,而糯米的黏劲更为这滚烫推波助澜。我只好用嘴呼呼地吹,等到汤圆稍微凉一点,便用筷子轻轻一夹,圆圆的汤圆便一分为二,中间的馅悄然流出,飘逸着一股浓浓的香味。夹半个汤圆放进嘴里轻轻一咬,顿时满嘴流香,那软绵绵、滑溜溜的口感,香喷喷、甜丝丝的味道让我笑眯了眼。我高兴得边吃边唱:“卖汤圆,卖汤圆,小二哥的汤圆是圆又圆,要吃汤圆快去买呀,吃了汤圆好团圆呀……”惹得母亲笑弯了腰。

如今,超市里有各种口味的速冻汤圆,也有袋装汤圆粉,做起来都十分方便。平日常吃,但总觉得缺少点什么。细细思量,是那种推石磨做汤圆,全家齐动手,亲情融融的元宵氛围。

为此,年年元宵节,我们总要回家,和母亲一起推石磨、做汤圆。那香甜在口、温暖于心的汤圆,饱含着浓浓的亲情。母亲的汤圆,母爱的滋味,嘴知道,心知道。

悠悠然然地做着痴梦于你的吃语中村里寡言的鰥夫时常拽着你发恨地摇荡年轻时 他曾错过了花开堪折的日子企望你能否再度丁当唤回他珍藏的春梦打发余下的日子



每年刘庆邦都要回家乡一次。在家里住几天,去父母的墓地烧些纸,串串亲戚,然后到村子和田野里走走看看,跟乡亲们唠唠嗑。是啊,北京距离家乡太遥远了,在大都市里怎么也嗅不到家乡的气息。

2008年初冬,刘庆邦又回来了。我和周口市作协的几个同志去送他。你难以想像他的家乡有多偏僻——车出周口市上高速公路行驶近一个小时,至沈丘县城,出县城又在一条狭窄的柏油马路上行驶一个多小时,至一座小镇,出镇子在一个愈加狭窄的马路上再行驶一个小时……

也许只有这么偏僻的乡村,才保留着淳朴的民风,才能生长出刘庆邦这样的作家吧。

最初认识刘庆邦,不是他的人,而是他的作品。照片我是见过的,在一本短篇小说集的扉页上。照片上的刘庆邦将两条胳膊抱在胸前,双目注视着远方,一脸的平和安详。我就是在那本小说集里读到了刘庆邦的小说,那篇小说的名字叫《梅妞放羊》。如果要用一个词来形容我读完小说后的感受, 那个词应该是惊讶。惊讶使我一时回不过神来,愣在那里好半天。半天后我才想,是什么使我如此惊讶呢?这回只剩下一个字了,美。美得让我吓了一跳。

这里所说的美主要是指作品里那个叫梅妞的小姑娘。简直就是我邻家的少女嘛。后来陆续续续读到刘庆邦的有关乡村生活的一些小说,比如《鞋》、《大平原》等等,认识了许多豫东平原淳朴善良的乡村姑娘,她们个个都美得让人心疼。后来再想想,也就不足为怪了。我和刘庆邦老师是乡党,他所在的沈丘县和我所在的郸城县毗邻,我家也在农村,两个村子的直线距离也就是几十华里的样子。所以他笔下的乡村我才感到如此熟悉而亲切,他所描绘的生活其实就是我的和我的兄弟姐妹的生活。

车终于驶进了刘庆邦的村子。这里南邻安徽省,已经离安徽的临泉县不远了。

刘庆邦的家和我见到的豫东平原上的农家没有什么区别:三间坐北朝南的带前廊的砖瓦房,一个砖墙围起来的小院子。要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在院子的西墙处栽种着一丛竹子,而靠东墙则是一个花园。时令正是初冬,花园里已经看不出曾经开放过什么花了,铺着一层枯叶,只有一棵石榴树立在那里,把它的铁条似的枝杈四处伸展着。竹子却依旧翠绿,生长得极其旺盛,竹梢已经蹿过了屋脊。院子里的地面上铺了砖,由于久不居住,砖上长了青苔,砖缝里也生出了细细的草。刘庆邦回来住的是三间房的东屋。东屋里吊着一个灯泡,开关是拉线的那种。摆放着几件简陋的家具:一张旧式的大床,床牙子上还刻有石榴的图案;一个立柜,刷着朱红的油漆,也有些年头了;床头还有一个橱柜,没上漆,白茬的,也是旧物,只是上面的合叶看上去是新的。家用电器也有,估计都不能用了,收音机是蝴蝶牌的,黑白电视机的屏幕只有手绢那么大,飞跃牌的。我还注意到客厅里摆放着的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也是旧式的,尤其是几把椅子,都是现在很少能见到的样式,椅子的扶手被岁月打磨得亮晃晃的。

按理说,刘庆邦在家里置办几件像样的新家具还是没有问题的,但他依旧保留着那些看上去落伍的陈设。估计这不仅仅是出于他本人节俭的习性,更主要的是他想挽留一段岁月和记忆。记得莫言曾经说过,小说是陈旧的艺术。如果我理解的没错的话,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小说所描绘的生活大多是已经过去了的生活,是过去时态。好像普鲁斯特也说过,一个作家只要有八岁的记忆,就够他写一生的了。刘庆邦的童年和少年都是在豫东平原的乡村里度过的,说不定他小时候就睡在那张刻着石榴图案的大床上,而那个白茬的橱柜里藏过他心爱的弹弓或者木头手枪之类的玩具。刘庆邦把小说中的许多场景都设置在了乡村,乡村是他魂牵梦绕的地方。他笔下的乡村总是那么柔美而细腻。从刘庆邦的作品

烟花	行走在节日 行走在春天 一路喜悦一路笑颜 哪里有欢乐哪里就是彼岸
彩灯	戴俊贤
精心打造的美丽 光彩四射璀璨无比 原来浓缩的生活就是神奇	
灯笼	
心里有一团火 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照亮着前行的路	
旱船	
虽然一刻不停地奔跑 却是循环往复 总也走不出那条没有终点的路	
挑花篮	
一头挑着美丽,一头挑着灿烂 一头挑着希望,一头挑着祝愿 轻松快乐走进春天	



中,你会发现他是一个喜欢怀旧的作家,这大概缘于故乡在他童年和少年里留下了太多美好的记忆。

刘庆邦说过的一段话让我印象深刻。他说文革时他去北京串联,从北京的食堂里带回几个馒头。馒头带回家时已经风干了,硬得像石头,但家里人都说北京的馒头太好吃了,太香了。如今刘庆邦就居住在北京,却吃不惯北京的馒头了,说北京的馒头吃不出麦子的香味儿。每次回来, 他都让大姐熬上一锅馒头,然后千里迢迢地带到北京去,放进冰箱,慢慢地品味。

这哪里是品味馒头,分明是在品味家乡啊。一个星期后,刘庆邦要回北京了,我和周口市文联以及作协的同志设宴为他送行。

刘庆邦是我们周口市作协的名誉主席,席间,我们几个初出道的写作者向他请教, 他都谦和地有问必答。说起他近年来写的几部中篇,比如《神木》、《卧底》、《哑炮》等,还有前些年的短篇《走窑汉》,他却突然沉默了。这些作品都是描写矿工生活的。而他本人就曾经生活在煤矿,是一线的煤矿工人,每天在地层下工作数小时。这样的地下工作,他一干就是九年。

九年在一个人的生命史上是极其漫长的,而且那九年正好是刘庆邦的青春岁月。可以说,刘庆邦把他的青春都献给了煤炭事业。沉默了一阵,刘庆邦把话题岔开了,说是不能再喝了,一会还要赶火车呢。再说喝多了他会失控。他所说的失控,实际上是酒后他会流露出自己的感情。接着他说起了自己一次“回”矿山的经历。因为将近十年的光阴,足可以使生活在那里的人把他乡当故乡了。据刘庆邦自己说, 那次回煤矿遇到了几个旧相识,一激动就喝多了。在酒精的作用下,隐藏在心里多年的感情汹涌而至,无法控制,竟放声大哭,几个朋友怎么也劝不住。

作为作家的刘庆邦,我们不知道在他心中埋藏着多少隐痛。在刘庆邦的作品中, 煤矿题材的不在少数,可以说与农村生活的小说旗鼓相当。我至今还记得多年前初读《走窑汉》时的情景。如果说谈《梅妞放羊》时我被乡村小姑娘的美吓了一跳,那么,读完《走窑汉》时的感受就是震惊,那种感受已经令我无法言说了。一个妻子被“领导”污辱的矿工,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那种独特的复仇方式,真是令人窒息,令人不寒而栗。后来再读他的《神木》和《哑炮》,已经不止是震惊了。震惊一词不能概括我的感受了,它显得片面,挂一漏万。在《神木》里,两个人竟然以出卖别人的“冤魂”来满足自己的私欲,直到一个像阳光一样纯洁的男孩子来到他们面前,黑暗的心灵才被擦开一道照进光亮的缝。在《哑炮》里,一个男人处心积虑,以一个女人的丈夫的死,换来了他与那个女人的爱情和幸福生活,同时他自己却背上了沉重的心理包袱, 用尽一生去偿还怎么也还不清的债。人性的复杂在刘庆邦的作品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和肆无忌惮的张扬。善与恶、美与丑纠结在一起,盘根错节。读罢让人感叹复感叹,唏嘘又唏嘘。

在我的印象里, 刘庆邦关于矿工生活的作品与关于乡村生活的作品比较起来, 总体上显示出的是冷和硬的质地。这是不是我的偏见? 也许吧。我见过刘庆邦的另一张照片——站在麦田里,一脸凝重的表情,背景是连绵起伏的群山。照片下有一行说明文字,说是麦田就在一座煤矿的附近,几个矿工兄弟不久前长眠在那里的地下了。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者按评论家雷达的说法,季风与地火。两者怎样在一个作家心里共同居住? 不知道。刘庆邦是一个值得琢磨的作家。

豫东平原是刘庆邦的故乡, 那里的一个村子有他的家;豫北山区是刘庆邦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一座煤矿有他的另一个家。常回家看看吧,不管怎么说,家乡都是一个作家的创作源泉。

刘庆邦关于矿工生活的作品与关于乡村生活的作品比较起来, 总体上显示出的是冷和硬的质地。这是不是我的偏见? 也许吧。

我见过刘庆邦的另一张照片——站在麦田里,一脸凝重的表情,背景是连绵起伏的群山。照片下有一行说明文字,说是麦田就在一座煤矿的附近,几个矿工兄弟不久前长眠在那里的地下了。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者按评论家雷达的说法,季风与地火。

两者怎样在一个作家心里共同居住? 不知道。刘庆邦是一个值得琢磨的作家。

豫东平原是刘庆邦的故乡, 那里的一个村子有他的家;豫北山区是刘庆邦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一座煤矿有他的另一个家。常回家看看吧,不管怎么说,家乡都是一个作家的创作源泉。

刘庆邦关于矿工生活的作品与关于乡村生活的作品比较起来, 总体上显示出的是冷和硬的质地。这是不是我的偏见? 也许吧。

我见过刘庆邦的另一张照片——站在麦田里,一脸凝重的表情,背景是连绵起伏的群山。照片下有一行说明文字,说是麦田就在一座煤矿的附近,几个矿工兄弟不久前长眠在那里的地下了。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或者按评论家雷达的说法,季风与地火。

两者怎样在一个作家心里共同居住? 不知道。刘庆邦是一个值得琢磨的作家。

豫东平原是刘庆邦的故乡, 那里的一个村子有他的家;豫北山区是刘庆邦的第二故乡,那里的一座煤矿有他的另一个家。常回家看看吧,不管怎么说,家乡都是一个作家的创作源泉。

回家

肖海清 撰